



禹说
◎ 著

ENDLESS 放爱 LOVE 沉积一亿年

一亿年以后，这个世界早已没有我，
就让我的化石，温暖你……

ENDLESS 放爱 LOVE 沉积一亿年

禹说◎著

知道你一定会来，哪怕变成海底沉睡的化石。就让我的化石，缓缓沉没，与你紧靠在一起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放爱沉积一亿年 / 禹说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
2011.1

ISBN 978-7-5104-1514-2

I. ①放… II. ①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4595号

放爱沉积一亿年

作 者: 禹 说

责任编辑: 陈黎明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字 数: 212千字 印张: 11

版 次: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514-2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目 录

- 1 / 一 挚爱 · 半块红珊瑚化石
- 29 / 二 错觉 · 音似音人非人
- 54 / 三 旋涡 · 隐匿生命的湖
- 85 / 四 幻灭 · 鲜血浸染的夜
- 110 / 五 转折 · 山重水复的命运
- 139 / 六 圈套 · 千分之一的几率
- 166 / 七 试炼 · 不对等利益交换
- 194 / 八 融入 · 消失的证人
- 221 / 九 情敌 · 归来的娇小辽西鸟
- 251 / 十 玫瑰 · 猿人头骨化石
- 273 / 十一 破局 · 潜伏在身边的黑手
- 303 / 十二 化石 · 迟到一步的真相
- 338 / 尾声 · 记忆的容颜



— 挚爱·半块红珊瑚化石

可是，爱给了最夺目的闪电，她已经没有多余的爱了。那刚得到就失去的爱情，足以让她刻骨铭心一辈子。

1

一股突如其来的风，穿过敞开的窗户扑进来，扑了夏石一头一脸，瀑布般的发丝被瞬间扬起，然后凌乱散落。她嗅到风中的潮湿味道，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上的活，抬起头。

夜空，漆黑如墨，不见星星，更不见月亮。突然之间，一道强光从远处袭来，瞬间贯穿整片天空，那顷刻之间焕发光明，洞穿了整个夜晚，使夜空如同白昼，随后瞬间即逝。

“朵朵，关窗，挂牌。”夏石垂下眼帘，毫无表情地说。

叫朵朵的女孩子赶紧从柜台后面走到门边，取出“暂停营业”的木牌，挂到门外，然后转身把窗户关上。

风被截留在屋内，静止，融化，化作无声无息的空气。

“夏姐，要下雨吗？”朵朵有点唯唯诺诺地问。

夏石没有抬头，却已洞悉朵朵的心事，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

朵朵欣喜万分，小小地收拾一下，抬脚就要走出门去，却只听“哗”的一声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雨点击打在门槛边上，溅起带泥的水花。朵朵下意识往后缩了回去。

“晚了。”朵朵快快回到柜台后面，坐下来，用纸巾擦掉红皮鞋上

的水。

夏石不语。隆隆雷鸣不绝于耳，夜空像装上一盏坏的天灯，明明灭灭。光，幻起，幻灭。

朵朵识趣地安静下来，偷偷地从柜台后望向夏石。果然，夏石很快起身走到保险柜前面，左旋右扭，啪嗒一声，密码锁开了，她把门打开。

朵朵恨不得自己的视线能够七弯八拐，好看清里面的所有物件。她知道那里面是夏石所有的现金和店里最贵重的化石，还有——夏石拿出来那个小锦盒。

盒子并不贵重，暗红，绒面，摸上去就像摸着初生的小禽。贵重的是里面装的东西。夏石把保险柜关上，拿着盒子坐回原处，然后打开盒子——朵朵伸长了脖子，力图把这了不得的宝物看清楚——白色的绸布上，一块水滴形的红石头赫然现形。

夏石捏起石头，一遍遍地看，一遍遍地摸，然后仰起脸，对着窗户，外面的闪电一次次照亮她的脸庞。朵朵有点害怕，因为夏石的脸色煞白，表情悲冷，似乎还带着惨烈的恨！

朵朵第一次看到夏石这样，曾多嘴问那是什么石头，被夏石转脸一瞥，那眼中的寒意和锐利，撕裂了平日的美丽与平和，就像闪电撕裂夜空一样，让朵朵心惊胆战，噤若寒蝉。

每逢雨天，夏石都要暂停营业，拿出锦盒瞻仰。朵朵虽然疑惑不解，但只能照做。毕竟，夏石是她的老板。

暴雨如瀑布般哗啦啦地轰鸣，震耳欲聋。朵朵转而开始担忧自己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。她没有带雨伞。这么大的雨，雨伞也庇护不了多少，况且，还雷电交加。

“恒石”对面的路边，一个黑影隐在雨帘中，似是一个人，穿着一件这年头少见的黑雨衣，雨帽的帽檐垂得很低，水顺着脑袋形成的坡度往下流，把人的面目全部隐在水帘后面。

黑影定定地站着，与街头捂头狼狽奔走的人们形成强烈的反差，让人以为那不过是一棵树，一根电线杆。黑色的身影，与黑夜完全融为一体。

直到有人从黑影身边跑过，不小心撞了黑影一下，黑影才像活过来，转身，快步往前，消失在茫茫大雨之中。

朵朵的视线从窗户探出去很远，却始终没有触及那个在雨中奔走的黑影。

“砰砰！”突如其来的拍门声把朵朵惊得一跳，她转头一看，只见有两个落汤鸡样的男人在拍打玻璃门。

朵朵快步走过去，把门锁打开，拉开一道门缝，探出圆脸，对外面的人说：“打烊了，不能避雨。”

“我们不是避雨，找夏老板！”高个子的男人急忙说，他的脸上还淌着雨水。

朵朵为难地回头看了夏石一眼，只见夏石置若罔闻，双眼盯着手上的石头发怔。

“打烊了，不做生意！”朵朵对来说。

“我们不是买东西，我们想找夏老板鉴别一样东西！”矮个子男人赔笑着说，就要推开门往里闯。

“小姑娘，行个方便吧。”高个子男人说完，也伸手去推玻璃门。

朵朵一个女孩子的力气，自然敌不过两个大男人。门眼见就被推开了，她着急地回头叫夏石：“夏姐！他们非要进来！”

夏石把锦盒“啪”地合上，揣进口袋，平静地说：“来者是客，让他们进来。”

2

两个男人走进店里，抹一把脸上的水，又拂了拂头发，板寸头上的水珠溅了朵朵一脸。朵朵厌恶地跑回柜台拿纸巾擦掉，然后又走出来，把纸巾递给他们，说：“把身上擦擦，别把店里搞脏了！”

“谢谢！”矮个子男人笑着说。

两个男人大致擦了擦脸、衣服和手，就急急向夏石迎上去。

“你就是夏老板吧？”高个子男人态度恭敬，但对眼前女人的身份

不敢肯定。

夏石留一头披肩长发，发直如瀑，额前长长的刘海下，掩着一张白皙的脸，白得近乎没有血色，近乎透明，上面的五官清清淡淡。唯有那双凤眼，虽然不大，却光彩溢目，只需无意一瞥，足以让人刻骨铭心。

面对美得如此不食人间烟火的年轻女子，两个男人心中都有疑惑，介绍他们过来的人只说“恒石”店里有这方面顶尖的专家，却没有告诉他们专家多大、什么模样。在他们潜意识里，能称得上专家的，不是须胡雪白，也得戴着厚厚眼镜，长几条皱纹。

“你们有什么事情？”夏石虽然年轻，但语气是不容质疑的威严。

“我们想请夏老板鉴定一块石头。”矮个子男人试探地说。

“拿出来。”夏石干脆地说。

矮个子却反而犹豫了，转向高个子，两人眨眼努嘴，无声地争辩着什么。最后，高个子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，布包得严实。他小心地打开包布，只见是块拳头大的椭圆石头，褐黄色，上面布满裂纹，就像一颗摔碎的蛋，但比鸵鸟蛋还要大。

“你看看，这是鸭嘴龙蛋化石吗？”高个子说。

夏石只看了一眼，就肯定地说：“不是。”

两个男人显然愕然了，高个子不甘心地说：“你再仔细看看？”

夏石注视着高个子，肯定地说：“不用看了。这非但不是鸭嘴龙蛋化石，连化石都不是。”

两个男人一惊，矮个子极不自然地笑着说：“夏小姐，你该不是拿我俩开玩笑吧？”

夏石把眼睛一瞪，冷冷地说：“基本知识都没有，你们人行不到一个月吧？这颗所谓的鸭嘴龙蛋化石，蛋壳碎片太大，是陶瓷一类的材质做的。中国真正的鸭嘴龙蛋，表面应该呈灰色，这颗呢？拿点黄泥抹抹，就想冒充出土化石了？”

两个男人面面相觑，继而哈哈大笑。

朵朵在一边对二人的反应感到奇怪，一边忍不住问：“买了假货你

们还笑得出来？”

夏石却无动于衷地说：“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把东西拿出来吧。”

朵朵更加纳闷，东西不是已经拿出来了吗？

高个子不由心服口服，对夏石作了个揖，说：“夏老板果然聪慧过人，我们失礼了。陈仁，把东西拿出来。”

叫陈仁的矮个子手脚麻利地从贴身的内袋里摸出一个小绒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 from 里面掏出一件东西，手掌慢慢展开，露出东西的模样。朵朵禁不住惊叫了一声，然后迅速捂住嘴。

夏石的眼睛也猛然睁大，右手下意识地捂住胸口，但依然看得出她的胸脯在剧烈起伏。

高个子和矮个子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，然后高个子开腔道：“夏老板，麻烦你帮我们仔细鉴别一下。我们怎么看，这也不过是块打磨过的珊瑚化石，但请别人鉴别，他们无一不忌讳噤言，只说找你。”

“这……这不是……”朵朵结结巴巴还没说完，却被夏石射过来的锋利目光吓得失语。

夏石定了定神，问：“你们在哪里找到的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矮个子看了看高个子，笑着说，“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能说。”

夏石抬起头，认真地打量这两个男人，只见二人肤色黝黑且粗糙，虽然穿着衬衫西服，衬衫与西服却显新，应该是特意换的行头，再看他们所穿的鞋子，是磨得相当旧的运动鞋，便更加肯定了她的推断。这两个人应该是化石猎人。

夏石的心跳急促起来，莫非这块珊瑚化石是他们在野外找到的？是在哪里？在那里吗？那么……

“如果你们不告诉我产地和层位，很难准确判断。”她故意冷着脸说。

高个子第一次笑了，说：“这块是加工品，已经不存在产地之说了。夏老板，我就是不明白，这块残品到底特别在哪里，还请指教。”

夏石终于伸出手，把珊瑚化石从矮个子里面拿起来，放到眼前，

一遍遍地端详、抚摸。朵朵又看到了那个在雨天看石抚石的夏石，眼神和动作几近一模一样，只是，多了几分隐忍的激动。

3

“这块珊瑚化石，经过切割、打磨、抛光，属于工艺品，再看这上面有一小孔，应该是为做吊坠而打的穿孔，绳子已经遗失？”夏石恢复了权威的口吻。

“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。”高个子男人说。

夏石坐直了身子，闲然自得地说：“已经成为饰品，这块石头没有化石的价值，又破成这样，它同样失去了饰品的价值。”

矮个子一听急了，抹一把头皮上流下来的水，说：“我们可是花了大价钱收的！你说它没有价值？”

夏石微微一笑，十指收拢，把那半块珊瑚化石握在手心，说：“物因人而有所值，再普通的东西，遇到赏识它的人，它就物有所值。你们这半块残石，想必跑了很多地方都没人愿意收吧？”

被说中心事，矮个子不吭声，看看高个子，求主意。

“夏老板，你开个价，如果合适，我们就不再找下家了。”高个子说。

夏石心里一喜，脸上却依然淡淡，说：“这东西，我收了也可以，只不过你们得告诉我它的来历。”

“其实我们也是从一个农民手里收的。”这次高个子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哪地方的农民？”夏石双眼直视高个子，凌厉的目光似要看穿他的所有心事。

高个子却一笑，眼睑将眼中的光芒收住，丝毫不流露此时神色，反问：“为什么夏老板对这半块化石的出处如此感兴趣？莫非夏老板知道这东西有什么渊源？”

夏石自知有点失态，便将目光移到窗外，望着明明灭灭的天空，淡然地说：“哼，这种没价值的东西，你们特意冒雨来找我鉴定，我还以为你们自己要编出个渊源来呢。”

“你！”被将了一军，矮个子明显不服，意欲上前辩论，却被高个子拉住了。

“好吧，那我就不妨直说了。听说有人要高价收半块红珊瑚化石，我们又恰巧在石北农民那里看到相似的东西，就收了回来，却四处找不到那个买家。都说夏老板是这行里学历和专业水平最高的，我们就想知道，到底是这半块红珊瑚化石有什么了不得，还是这本身就是个骗局。”高个子开诚布公地说。

石北……果真是石北！夏石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冷笑着说：“二位人行至今，难道连珊瑚化石的价值都搞不清楚吗？”

高个子语塞，关于珊瑚化石的相关知识他多少知道一些。古生代珊瑚的祖先从晚寒武纪就有了，到晚奥陶纪，珊瑚类的演化分支渐趋昌盛，而海洋又是形成化石的非常有利的环境。所以，晚奥陶纪、志留纪、泥盆纪、石炭纪、二叠纪、三叠纪形成累积下来的珊瑚化石很多，在新疆、青海、甘肃、陕西、浙江、广西等地都有所发现。

在石市，珊瑚化石是可以进入市场销售的一般化石。

“这样吧，这次的学费，我夏石可以帮你们交。不过，你们得保证，以后一旦收到真正的好货，得先给我。”夏石这么说的时侯，不禁想起一个人来，那个人对她的失误总是如此宽容，可是……她紧紧捏了捏拳头，告诫自己现在不是想这些的场合。

矮个子终于听到感兴趣的话题，急急伸出两根粗短的指头，说：“这个数，这块石头就归你。”

夏石知道那两根指头的含意，不禁暗骂这二人贪婪，但她再也不想跟他们啰唆，便说：“我只出这个数的一半。”

矮个子和高个子交换一个眼神，高个子拍板道：“成交！”

夏石的心里一阵激动，但她仍然沉住气，转身去拿钱。就在地打开保险箱的门，从里面拿起一小捆钱，突然听见门上的风铃丁零丁零地响，然后朵朵说：“你来啦？”

她回过头，只见一张清秀俊朗的脸映入眼内，她心里暗叫不好，但

那人已上来急急问道：“他们又要卖什么给你？”

“师兄……”她绞尽脑汁地想找借口搪塞他，朵朵却邀功请赏似的指指桌上那半块珊瑚化石，说：“张先生，就那个破东西，他们要一万块！”

“什么？一万？”张桐亮一手抓起珊瑚化石，扶扶眼镜，只瞟一眼，就蹙眉瞪眼地对两个化石猎人说，“就这破玩意儿，你们还敢拿出来骗人？十元钱都不值！快走，不走我就报警了！”说着就把珊瑚化石塞进矮个子的上衣口袋里，把两人往外面推。

4

张桐亮把两个化石猎人赶走之后，给了朵朵一把雨伞。朵朵欣喜若狂地撑着伞回家了，店里只剩下他和夏石两个人。

“你要我说多少次？别管我的事！”夏石气急败坏，像一头发怒的母狮。

“小夏，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被人骗不管呢？再说，这店也有我的一份不是？”张桐亮小心翼翼地哄道。

夏石把眼睛一瞪，冷笑道：“好！我欠你的，我还你！”说着就打开保险柜的门，把里面的钱一股脑儿全拿出来，啪啪地扔在桌子上。可是柜子里的钱拿光了，桌上也不过四小捆钱和几张散票。她顿时气得眼圈泛红，泪珠在眼圈里打转。

“我哪里叫你还了？快把钱放好，别叫贼瞧见，给惦记上。”张桐亮边说边把钱一捆捆放回保险柜里。

夏石不再理他，坐在椅子上生闷气。就差一点，她就能把那半块红珊瑚化石拿到手了，现在叫她上哪去把那两个人找回来？

张桐亮坐到她的身边，柔声细语地说：“小夏，你还是回去上学吧。你真的不适合在这里经商，这里骗子太多，像上次那个骗子，拿一个假的鹦鹉嘴龙化石给你，就要十万，还好我及时赶到，不然我们早被骗得一穷二白了。今天，那两个骗子拿半块珊瑚化石就想骗你一万！你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！你不就是担心你的钱吗？”夏石知道他是真心对她好，

但她只能这样说，不然难道让她告诉他，她知道那个鹦鹉嘴龙化石是假的，也知道珊瑚化石不值这么多钱？

果然，张桐亮听她这么说，露出一脸的忧郁，叹口气，不再言语。

夏石见他不高兴，便缓了语气说：“师兄，你放心，我会回去上学的。”

“这句话我不止一次听你说过的，可是事实呢？你还在这里！小夏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导师的事难过，但是他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的样子……”张桐亮还想说下去，却看到她的眼泪滚落下来，只能住嘴了。

夏石这次没有反驳，只是定定地看着窗外的闪电，眼神凄怆。

一年前，她念古生物学研究生的第一个暑假，导师李泽中带她到石市石北县野外实践，教她看岩层、找化石。在途中，他们还遇到一位摄影师雷霆，三人相谈甚欢，结伴同行。

这本应是一个收获颇丰的愉快暑假，因为她与雷霆一见倾心，苦等二十三年的缘分，就这样不期而遇。

但是，他们在石北县住下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
李泽中被一个叫“阿星”的农民请去鉴定化石，这一走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等她与雷霆感到不对劲，前往寻找时，李泽中已经暴尸荒郊。

她看着敬爱的导师死不瞑目的惨状，悲痛难抑，号啕大哭，几次哭晕在雷霆怀里。警方介入之后，根据李泽中舌骨骨折，脖子上有勒痕迹，眼结膜有出血点，判定他是被人用绳索勒死，但作案工具没有找到，现场也没有留下罪犯的线索，案情一直没有进展。

她不满警方的无能，决定自己追查“阿星”。在雷霆的陪同下，他们翻遍石北县，却没有找到半点关于“阿星”的线索。

而雷霆是一名专拍闪电的摄影师，在李泽中死后没几天，石北县阴雨绵绵。一天，他们正在一个村子里向村民询问，突然天上闪电大作，倾盆大雨落下来。雷霆见状，不愿在村民家里避雨，要外出抓拍闪电，她只得陪他一起去。他不仅要拍空旷的闪电，还想拍山缝间的闪电，于是，他们走进一条山沟。但是，他们走到山沟中段时，突然山洪爆发，水墙如千军万马向他们冲来。

她急忙寻找供藏身的洞穴，雷霆却举起相机拍摄这难得的奇景，就在地找到可供他们藏身的山洞，回去叫雷霆，山体却突然滑坡，她眼睁睁地看着雷霆被撞下激流，被水卷袭而去。情急之下，她不管不顾跳入水中，脑袋却撞到一块石头上，当场晕了过去。

当她醒来的时候，人已在医院。原来，她幸运地被树枝挂起，水退后，被进山的农民发现，送到医院。

她哭喊着要去找雷霆，但是警察按她所说的，搜遍山沟，只发现雷霆的一只鞋和半块红珊瑚化石。那半块红珊瑚化石，就是她赠送他的吊坠碎片！

警方追查不到杀害李泽中的疑犯，也查不到雷霆的下落。她同时失去恩师和挚爱，精神险些崩溃。她认定李泽中的死一定与化石、“阿星”有关，并且坚信雷霆没有死。于是她休学，在市石开了一家化石小店，以期继续打探李泽中的死因，并等待雷霆的归来。

她保险柜里那半块红珊瑚化石，就是当时警方找到的半块珊瑚化石。而刚刚那一高一矮两个男人手上的，正是另外半块！出高价收购那半块珊瑚化石的，就是她！她坚信只要找到另外半块，就能找到雷霆！

但是，对此一无所知的张桐亮却把那两个人赶走了！她怎么能不生气！

5

两个一高一矮的男人在暴雨中匆忙赶路，刚拐进一条小巷子想找屋檐避避雨，突然感到雨点不再打在他们的头上，纳闷地抬头一看，只见头上奇迹般地撑开一把雨伞！他们赶紧回过身，只见撑伞的人就站在他们身后。

“二位，听说你们有件宝贝要出手？”撑伞的人说。

“怎么，你要？”高个子问。

“少拿我们开涮！他妈的！”矮个子却骂骂咧咧。

撑伞的人从怀里摸出一张银行卡，在他们眼前晃了晃，说：“一万

是吧，想要的就跟我来。”说完，独自往前走。

两个男人犹豫了片刻，紧跟上去。

三个人走到前面一处提款机，撑伞的人把卡插进提款机，很快，一叠粉红的钞票吐了出来。

两个男人见是动真格的，不禁兴奋得直搓手。

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之后，矮个子忍不住问：“能告诉我，这玩意儿凭什么这么值钱？”

撑伞的人把半块红珊瑚化石往怀里一揣，说：“不该知道的事，不要知道。另外，今天我跟你们买这东西的事，如果有第四个人知道，我保证你们活不到第二天。”

“你……”矮个子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撑伞的人眼里凌厉的杀气吓住了。

两个男人像木桩子一样杵在原地，呆呆地看着撑伞的人缓缓远去。

雨越下越大，横隔在天空与大地之间，无尽无穷。

恒石店里，最后一盏灯熄灭。

张桐亮撑着雨伞，等夏石走到他的雨伞底下，两个人一起走到路边，等公共汽车。

等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一辆沙丁鱼罐头似的公交车到站，张桐亮让夏石先上，然后自己才收了雨伞，挤上车。

车子一路摇摇晃晃，闷热潮湿的空气，让两个人闷出一身汗。

下了车，张桐亮扶着夏石走进黑暗的楼道里，使劲跺跺脚，声控灯失灵，没亮。

夏石被一股凉风掠过，打了一个大喷嚏。

整层楼的声控灯都亮了。

“还是你厉害。”张桐亮笑着说。

夏石笑笑，走上楼梯。

他们租的房子在三楼，两室一厅，一个月一千一。

进了屋，张桐亮把雨伞放进卫生间，让夏石去洗澡。

待两个人都洗漱完，张桐亮走到夏石的房间，似乎要弥补自己之前的严厉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我跟你讲一件奇怪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夏石有些不以为然。

“我们博物馆又丢了两个满州龟，当时的监控录像都没有了，说是突然停电，什么也没拍到。”张桐亮挤眉弄眼，压低了声音说。他毕业之后本来在一家公司上班，但夏石执意要到石市，他便辞掉工作，一路追随而来，在石市的化石博物馆当研究员。

夏石一听，来了兴趣，让他详细说说。

“自从我到这个博物馆，都丢了三四次了，什么中蟾、翼龙、孔子鸟，每次都没有犯罪现场，更没有监控录像，而且馆长查来查去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”张桐亮见夏石来了兴趣，便绘声绘色地说。

“你觉得是怎么回事？”夏石皱眉问道。

“没撬门也没扒窗，肯定是内鬼！还有，你不知道，听说化石资源保护管理处都挖了好多次，挖出来的东西有上百只。但是，进博物馆的只有二十多只，在下属甲级店卖的也没多少，其他的跑哪里去了？路上飞了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有上百只？”

“听那些跟农民打过交道的人说的，听说管理处现在还发什么挖掘许可证，没证的不许挖，搞得那些农民只能偷偷摸摸地挖，被发现了还被抓，交罚款，不都怨声载道嘛！”

“难怪最近来我店里卖货的越来越少了。”

“所以我说你这小店还是别开了。石市做这行的，水深得很，你一个外地女学生，没扑腾两下，就淹死了，死还死得不明不白。”

夏石咬住嘴唇，若有所思。

“好了，不说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回去上学才是正道。”张桐亮点到为止，起身走出她的房间。

夏石站起来把门关上，反锁，然后坐到床上，望着窗外的天空。雨

还在哗哗地下，闪电却匿迹不再。

6

第二天，是个格外晴朗的好天气，天空蓝得如同海洋一般深邃，仿佛昨夜阴雨从未有过。

恒石店里，朵朵还打着呵欠，就听见丁零丁零的风铃声，真是开市大吉，一大早的就来了顾客。来者是个三十左右的男人，干瘦，猴脸，嘴角长一颗大痣，拎一鼓鼓的麻布袋。

“请问哪位是夏老板？”男人的眉眼间有种鬼鬼祟祟的神色。

“夏老板在那里呢。”朵朵往旁边一指。

夏石正坐在玻璃桌边看报。她总是坐这个位置，像个事不关己的客人，只有朵朵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，才出声相助，亮明身份。

男人朝夏石走去，把麻布袋往地上一搁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夏老板，我这有件货急着出手，你开个价吧。”

“噢？看看。”夏石放下报纸，望向那个麻布袋。

男人打开麻布袋，掀开几层报纸，里面露出一块黄色的石板。他也没有把它拿出来，只是把袋口敞开，把石板上的东西亮给夏石看。

夏石凑近，只见这像是一只小型鸟的骨骼化石，印痕十分清晰，头骨高而短，眼孔大，胸骨特别小，形状很特殊，尾综骨长，约占其全身四分之三的长度。她有了基本的判断，但是不敢马上肯定。

“怎么样？夏老板，好货，不用我说，您是行家，肯定识货。”男人似乎有点得意。

“保真？”夏石还真有点没底，如果她判断没错的话，这是一只娇小辽西鸟，二级化石。她的店是乙级店，只能卖普通化石，甲级店才能卖二级化石。

“当然！不真还能瞒过您的眼睛？”男人大方说道。

夏石皱皱眉头，又拿出放大镜，俯下身仔细观察，只见鸟化石的尾综骨、胸骨结构都挺精细。李泽中告诉过她，看鸟化石假不假，一看